

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

考二十四

烏孫部族考敘

臣秋濤謹案俄羅斯國之始起論者不一或以爲卽古高車則以其游牧之俗近於北部也或以爲卽古大食則以其商賈之風近於西域也然二說皆未確惟吳兆騫楊賓諸人以俄羅斯卽古烏孫部族說本元人王惲玉堂嘉話或者因其相去遼遠而疑之今按其形貌之符合察

其國名聲音之轉變則知俄羅斯實烏孫之遺裔諸家之論未嘗無據不可以荒遠而略之也在漢時烏孫介乎匈奴西域之間兼有北方游牧西域商賈之俗在今日俄羅斯介乎蒙古歐羅巴之間亦兼有北方游牧西域商賈之俗烏孫本行國隨水草轉移游牧無常所卽如漢初大月氏本在祁連敦煌之間爲匈奴所破轉徙而西乃臣服大夏都嬌水上爲王庭元耶律大石率衆西奔遂有西域之地建國幾及百載此

皆行國轉徙由衰而盛之顯驗烏孫舊國本亦
在祁連敦煌間故俄羅斯人自稱曰老羌敦煌
祁連間正西羌所聚處也由是轉徙而至赤谷
由是又轉徙而至葱嶺此皆烏孫遷徙之事見
於正史者也自後葱嶺之間不聞有烏孫而俄
羅斯始著於烏拉嶺以西烏拉卽葱嶺之西北
幹則俄羅斯卽爲烏孫部族之轉徙固確有可
據矣近時土爾扈特由雅爾遠徙額濟勒河東
距舊牧凡五六千里而北距俄羅斯莫斯科窪

都城僅二千餘里信土爾扈特之能遠徙而不
信烏孫之能遠徙不亦固哉歷觀往籍如怛羅
斯城藥殺水之類皆以國名目其地正可爲烏
孫漸徙而西之明證爰述烏孫部族考以折羣
疑云

烏孫部族考

楊賓柳邊紀略曰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卽羅刹
邊外呼爲老鎗臣秋濤謹案老鎗卽老羌之譌爲人深目碧瞳
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睡輒不卽覺長

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矢著身徐徐拔之相
視笑自言自開闢至今康熙丁卯共七千九百
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
右肩次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右肩次
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奉佛見必俯伏而
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
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
洋其帽青頂縫貂于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
猩氈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朵羅

尼貴者貂銀鼠雜錦蒙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
鑽於邊而絕少綢緞其錢銀質無肉好大若瓜
子率重一分陰作交戟或人馬形陽則其國書
也若梵經一錢必書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
用臘底諾話臘底諾話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
其紙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微脆中有暗
花若戈戟之狀色白其菜莖若蒿苳而短葉若
薑包者白舒者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
虛糕如今之西洋糕者而色純白軟潤經月不

硬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

臣秋濤謹案北高海

卽裏海其國在裏海之北非在海中也

水陸曉夜行十三閱月乃

至雅克薩城而西陲今略以爲在金山西北七

日

臣秋濤謹案金山西北七日行已入俄羅斯境則西陲今略之說亦未可非

出塞

紀略以爲漢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又曰紇吃斯

臣秋濤謹案堅昆黠戛斯故壤皆在今俄羅斯境但非其國名之所自始耳

王秋澗

玉堂嘉話則以爲古烏孫卽今幹落絲余以滿

音叶之此音本在烏幹孫絲之間而無適合之

字譯者不得已以已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

者音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固
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笳集作烏孫以爲
非後從塞外見其國人狀貌皆與顏師古注烏
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澗語始恍然矣至於
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暇辨

顏師古漢書注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
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徐
松補注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
其形異也

臣秋濤謹案烏孫國唐書不詳其事
蹟然據師古所言當以目驗知之是

唐初烏孫尙至京師其後
蓋益徙而西乃不相聞耳

漢書張騫傳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
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
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
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特歸匈奴單
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
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
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

怨遂西攻破大月氏

臣秋濤謹案此烏孫國之始而烏孫傳未載僅見於

張騫傳中今錄之以備考證云

烏孫傳曰烏孫國大昆彌

臣秋濤謹案亦作昆莫徐松曰未稱昆彌

時稱烏孫王匈奴傳

治赤谷城

臣秋濤謹案師古不言赤谷所

以翁主妻烏孫王

在徐松曰烏孫舊治赤谷城神爵中分爲大小

昆彌別爲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

谷城後西徙葱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證今阿

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郅

支擊烏孫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徐松曰溫宿

入至赤谷城

八千七百二十八里烏孫

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

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徐松曰西相大祿域最大國

徐松曰傳有中子大祿臣秋濤左右大將二人

謹案大祿當是官名非人名徐松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

為左大將馮夫人為右大將妻則楊本非也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徐松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

將都尉宋祁引楊本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

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

十一里徐松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二里但言東知非在山北臣秋濤謹

案若在山北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徐松曰陳湯傳

當言東南也邳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

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在康居境內四千餘里

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櫟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坦平也一

曰莽莽平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翻
徐松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
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
倚山故多雨雪而寒楠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
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楠言木名者此傳
及左傳楠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楠也諸書
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楠松心木段氏以爲
有奪誤顏君所據蓋同今本說文左傳音義楠
郎蕩翻又莫昆武元二
翻馬融傳注音莫寒翻
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
殖也徐松
日近山故
不田作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很無信多寇盜最爲

疆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于匈
奴也徐松曰史記言單于令昆

莫長守

後盛大

徐松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
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

于西域

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纔羈縻屬之而已徐松曰匈奴傳歲正月

諸長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是匈奴朝

會東與匈奴直至焉者以北其東則車師是與

事匈奴西北與康居徐松曰言西面北面皆接西

接匈奴西北與康居徐松曰言西面北面皆接西

與大宛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境皆南與城郭諸

國相接徐松曰謂姑墨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

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徐松曰南越者

第謂南走懸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

徙西臣大夏徐松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氏

王其夫人臣大夏也顏君彼注云

烏孫部族考

以大夏爲臣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爲之作君也

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

徐松曰敦煌之置在元鼎元年騫時無此郡

今烏孫雖疆

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

徐松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

妻以公主與爲昆弟

徐松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約

爲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于烏孫也

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

徐松曰班

君于騫傳亦言語在西域傳所謂綜其行事也

武帝卽位

徐松曰汪校引劉原父曰

衍位

令騫齎金幣往

徐松曰騫傳言拜爲中郎將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

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

昆莫見騫如單于禮

師古曰昆莫自

比于單于騫大慙謂曰徐松曰據大宛傳騫知蠻夷貪故謂之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

其它如故徐松曰其它仍用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

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強能為將將

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

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

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

祿怒徐松曰史記作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迺收其昆弟將眾畔

謀攻岑陬徐松曰史記作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

騎

徐松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

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

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

徐松曰史記作

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言昆莫但能羈縻之

騫旣致賜諭指曰

徐松曰顏

君張騫傳注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

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

遠漢未知其大小

師古曰遠音于萬翻

又近匈奴服屬日

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徐松曰冒頓死于孝文六七年

間昆莫生于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

國分不能專制迺

發使送騫

徐松曰大宛傳作送騫還按騫使烏孫歸在元鼎二年明年騫卒

因

獻馬數十匹報謝

徐松曰顏君張騫傳注云其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

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

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

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

立爲單于

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

不絕

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翻徐松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由

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

烏孫于是恐

徐松曰漢通大宛月氏則

出烏孫後

使使獻馬

徐松曰張騫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願得尙漢

公主爲昆弟

徐松曰事在元封初

天子問羣臣議許

徐松曰因

議而

曰必先內聘

徐松曰內讀曰納

然後遣女烏孫以

馬千匹聘

師古曰入聘財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

君爲公主以妻焉

徐松曰王建女于武帝爲孫行江都國除于元朔六年易

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盡細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

賜乘輿

服御物

徐松曰劉昭興服志公主油畫軒車服紫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

鍤飾以白珠今遠嫁特寵異之

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徐松

日按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

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于常制贈送甚

盛

徐松曰王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

莫以爲左夫人

徐松曰按匈奴傳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是匈奴尙左昆莫先

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

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

徐松曰烏孫雖

逐水草而有城郭故得建宮室玉臺新詠引作自治室宮

歲時一再與昆莫

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

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

天一方

徐松曰玉臺新詠作吾家之嫁我兮天一方

遠托異國兮烏

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

徐松曰顏君匈奴傳注曰穹廬旃帳也其

形穹隆故曰穹廬案周禮共其毳毛爲氈旃爲氈之假借字玉臺新詠作氈

以肉爲

食兮酪爲漿

師古曰食謂飯音飢徐松曰匈奴傳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懷祖

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上下文皆八字
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
為室旃為牆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
獨于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
文選注引皆無以字松居常士思兮心內傷師
按玉臺新詠亦無以字古
曰士思謂憂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
思而懷本土下督翻徐松
曰顏君昭帝紀注黃鵠大鳥天子聞而憐之間歲
鳥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每隔一歲而往也
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
徐松曰劉昭與服志公主嫁娶得昆莫年老欲
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徐松曰史記作昆莫曰我
使其孫岑陁尙公主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

烏孫共滅胡

徐松曰言此者以慰喻公主

岑陬遂妻公主昆

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

徐松曰官號不見前者或尊官

不常置

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

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

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

徐松曰注爲其王號汪校無其字按烏孫人名

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仍其語音未

必取意昆莫驕靡也錢氏大昕曰昆彌卽昆莫

彌莫聲相轉莫之爲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

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爲號也臣秋濤謹

案今俄羅斯國王號未有費持二字人名亦多

有魚赤二字或作玉赤或作委翅皆靡字之轉

音俄羅斯卽古

烏孫此亦一證岑陬尙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名少夫

公主死

徐松曰公主在烏孫僅四五年而死

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爲公主

徐松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殺公主于武帝爲兄弟

子妻岑陬

徐松曰在太初中

岑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

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

徐松曰季父大祿卽

前中子

曰泥靡大以國歸之

徐松曰約待泥靡年長立爲昆彌

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

女

徐松曰上言岑陬胡婦子是解憂配岑陬時無子女

長男曰元貴靡次

曰萬年爲莎車王

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爲王在地節

中傳終言之

次曰大樂爲左大將

徐松曰下又作左大將樂

長女

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

妻

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徐松曰烏孫有布就翎侯見張騫傳此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

之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徐松曰匈奴

比奴使四千騎車師與匈奴爲一

徐松曰言二國并力共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

帝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徐松曰常惠傳本始

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

徐松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

將家屬闌入惡師居卽此地按匈奴傳以此事屬于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

收人民

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徐松曰常惠傳作

使使脅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烏桓敝擊之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

漢公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

徐松曰劉向傳安民

主上書入

自給人馬五萬騎

徐松曰烏孫勝兵十萬此五萬騎是未

得半故宣帝紀但言國精兵

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

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

出語在匈奴傳

徐松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

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

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按宣帝紀是年秋調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

兵三年春乃出兵

孫兵徐松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已自烏孫還至是又持節為使功臣表

常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顏君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為使昆彌自將翎侯

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徐松曰匈奴傳

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

傳注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按匈奴

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

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

谷蠡宣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

如麗翻顏君谷從服音蠡音落奚翻後書杜篤

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

謂單于所常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為最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徐松曰常惠傳注引

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顏君音行胡浪翻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名王

犁汗徐松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咸南犁汗王蓋次

于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都尉徐松曰都尉在右按在匈奴西以右為正

大都千長騎將以下徐松曰匈奴傳諸二十四尉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

長裨小王相都尉四萬級徐松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匈奴傳作

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徐松曰常惠傳作得

馬牛驢羸橐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徐松

曰常惠傳烏孫皆自取鹵獲封惠為長羅侯是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

歲本始三年也

徐松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四年四月封傳因敘用兵事併

言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徐松曰時公主

亦應有賜後書耿恭傳大昆彌

元康二年

徐松曰通

遣使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傳文

有大鴻臚蕭望之則元康為神爵之誤今按本
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

應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
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

宜從事霍光薨于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
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敘龜茲事云常惠斬姑

翼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
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

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
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

傳云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

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非長策天子不聽
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
惠上書云云望之復以爲不可蓋先是云者追
敘以起復爲不可之詞非直謂爲大鴻臚時也
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
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
賜烏孫地節元年卽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
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
烏孫故烏孫因惠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
上書是元康不誤

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

徐松曰爲結兩重姻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

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

徐松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左馬翊云大

鴻臚

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

徐松曰蕭望之傳信其美言萬

誤

里結婚非長策也
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徐松曰元康二

年去本始三年
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

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徐松曰昆彌及太

子
徐松曰太子即元貴靡
左右大將
徐松曰汪校
都尉皆

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徐松曰取上當為娶

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
徐松曰弟子謂弟之

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與宣帝為姑也宋祁校云越本弟下無子字按楚主在烏孫已四十

年不應尙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徐松曰用舍上細君故事

林中學烏孫言
師古曰舍止也徐松曰舍苑中以其容車騎
天子自

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

而遣之

徐松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觀

東方朔傳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使長羅侯徐松

曰汲古閣本作長盧誤

光祿大夫惠爲副

徐松曰蕭望之傳神爵二年遣

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

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

未出塞

徐松曰出塞出玉門陽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

列傳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

徐松曰從岑陬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約爲背翁歸靡之約

立岑陬子泥靡代

爲昆彌號狂王

徐松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惠上書願留少

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

徐松曰蕭望之傳作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

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徐松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

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

得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

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

不止繇役將興

徐松曰通鑑注繇古徭字通蓋公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興發勞

人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

主解憂

徐松曰楚主時年將六十

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

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

子

徐松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爲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

公主言狂王

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

劍擊之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徐松曰俗本作正下之

狂王傷上

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搜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

諸國兵救之迺解去

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

漢遣中郎將張遵

徐松曰蓋期門中郎將

持醫藥治狂王

賜金二十斤采繒

徐松曰下傳言金二十斤繒三百匹此繒字下似有奪文

因收和意昌係瑣

徐松曰通鑑注係瑣即今鎖索也

從尉犁檻

車至長安斬之

徐松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犁行觀此知漢北道近河

北岸在今道之南也

車騎將軍長史張翕

徐松曰百官公卿表前後左右

將軍皆有長史

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

徐松曰期門中

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翕為

季都蓋亦

主不服叩頭謝張翕捧主頭罵詈

古師

同時使者主曰捧持其頭音材兀翻徐松曰說文捧持頭髮也金曰碑傳捧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

蓋持頭持頸皆曰捧

主上書翕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

養視狂王

徐松曰醫養謂知醫者及廝養

狂王從十餘騎送之

徐松曰但言送都是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
翁時已還故言別將

不發下蠶室

徐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
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

季都之獲罪皆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
不知朝廷之意

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

徐松曰
卽今冰

嶺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
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揚言母

家匈奴兵來

徐松曰北山之陰爲今伊
犁烏魯木齊境皆匈奴也故眾歸

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

辛武賢

徐松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
年自酒泉太守爲破羌將軍二年五月

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爲破羌將
軍征烏孫是討烏就屠事在甘露元年將兵萬

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

面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徐松曰宋祁云面當作西通鑑

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西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歸哈

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

以討之徐松曰通渠轉穀欲水運也廬倉謂建倉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於黨

河議行初楚王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為名徐松曰

水運詩陳風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嫪說文嫪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針嫪好也蓋僚嫪

通婦人以爲美稱顏能史書徐松曰通鑑注史君訓慧未知所出吏也史書猶言吏

書按段氏曰漢人謂隸書爲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年馮嫪後漢孝和帝和熹

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
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史書大致皆
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者
以爲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
善史書者給諸佐府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
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書爲吏書意
亦通
習事
徐松曰通鑑注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嘗持漢節爲

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

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

徐松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

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未定此制
使馮夫人說

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

曰願得小號

徐松曰願得小昆彌之號

宣帝徵夫人自問狀

徐松曰此必鄭吉上書言之

遣謁者竺次

徐松曰謁者屬光祿勳

期門

甘延壽為副

徐松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比郎而為之副其侍郎郎中歟甘延

壽傳遷為郎

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

車以錦衣車也徐松曰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輶車

詔烏就屠詣長

羅侯赤谷城

徐松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蓋與辛武賢同討而獨至烏孫

也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

徐松曰以

長幼為大小

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

徐松曰以上甘

露元年事

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眾

徐松曰烏就屠前與

諸翎侯俱去

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

徐松曰陳湯傳引軍分行

別爲六校顏君謂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按辛慶忌傳時爲右校丞是分中左右三校歟

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

徐松曰辛慶忌傳爲右校丞隨

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陣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大

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徐松曰是時戶不足十二

萬也以上當爲二年事

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

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

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

徐松

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懷祖先生曰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

覽引此無鳥字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徐松曰按宣帝

紀公主歸於三年冬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

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徐松曰蓋三黃龍元年

孫因留守墳墓云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者亦隨

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古師

日言其尙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徐松曰馮夫人或隨公主來歸

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徐松曰俗本送下有鳥孫二字

都護韓宣徐松曰韓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奏烏孫大吏大祿

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徐松曰通鑑注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

之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

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

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徐松曰段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

西域都護按竟甯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爲列侯蓋延壽更還會宗代之招還亡畔

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徐松曰眾附小昆彌故亡畔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

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徐松曰說文拊拊也段氏云古作拊拊今作撫拊是拊撫古今

字按事在成帝建始初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

子安日爲小昆彌徐松曰按段會宗傳安日爲會宗所立日貳亡

阻康居

徐松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

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議數日不決上

召湯見宣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

過數日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按段

會宗以竟甯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漢徙已

元二年王商時為右將軍言丞相誤

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徐松曰屯姑墨為近烏孫

候便討焉

徐松曰以上為安日使貴人姑莫匿建始二年事

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

徐松曰廉褒見百官公卿表又傳常鄭甘陳段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

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

徐松曰以上為建始

河平後安日為降民所殺徐松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

傳小昆彌為國民漢立其弟末振將代徐松曰

所殺諸翎侯大亂傳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

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按會宗凡再為都護後

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

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末振將

兄子校之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

是兄字誤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

牧疑當謂入所牧為稅猶今哈薩克部國中
入內地牧馬每馬百收租馬一之類
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末振將恐
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徐松
日按

段會宗傳在立末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

遣中郎將段會宗

徐松曰段會宗傳不載此事此為使西域之二持金

幣與都護圖方畧

徐松曰段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

年至永始四年凡六載當有二都護按傳於康居下有都護郭舜據傳贊敘郭舜於廉褒後孫

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

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

伊秩靡為大昆彌

徐松曰伊秩靡或大樂子漢沒入小昆彌

侍子在京師者

徐松曰為其有罪

久之大昆彌翎侯難

栖殺末振將

徐松曰段會宗傳作末振將病死與此異

末振將兄安

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

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

安犁靡徐松曰段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徐松曰宋

會宗傳作烏犁彌字按汪校亦無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

師古曰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徐松曰段

番音盤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

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留所發兵墊婁地

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未

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

者受詔誅番邱即手劒擊斬番邱會宗還奏事

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
番邱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按此爲會宗使西域之三
宗以劒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于討
賊奏以爲堅守都尉徐松曰以賞責大祿大吏
功特置此官

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

云徐松曰劉昭與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

末振將弟卑爰寔按師古曰寔音竹二翻徐松曰

孫庶子卑援寔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

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

卑援寔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即其人也爰援

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茲噓之噓晉灼曰

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捷之

捷顏君以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

附康居徐松曰以番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

藉為借兼并兩昆彌徐松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

彌徐松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强盛居彊煌之

朔方備乘

地擁十萬之眾東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

結單于遣子往侍日倚依附也音于綺翻徐松曰段會宗傳漢

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

榮徐松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于昆彌來朝按匈奴傳是時為烏珠留若鞮單

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

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徐松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

始建國卑爰寔侵陵徐松曰謂侵都護孫建襲

時猶存徐松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殺之中不應元始中尚在西域或再任也自

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師古

日或

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徐松曰王莽傳始建
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
邊益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
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誦而服從大昆彌君
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
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
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

杜佑通典曰白烏孫分立兩昆彌其後無聞至

後魏時亦朝貢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臣秋
濤謹

案自是烏孫希見於史蓋遠徙之後音轉爲怛
羅斯阿羅思以漢字書之不復知其爲烏孫也
漢西域有烏秬國烏音一加切知烏孫之烏音
正與俄鄂相近又按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
域還言其地爲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
一域卽今新疆回疆境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

爲一域卽今敖罕安集延諸國境也其西蓋限裏海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兩海當卽裏海黑海今俄羅斯都城之水皆由佛爾格河入裏海所謂水澤以南蓋卽指佛爾格河以南其裏海以西黑海以東卽俄羅斯之南新藩高加索部也然則烏孫西徙葱嶺由葱嶺再徙卽爲今之俄羅斯地

杜環經行記曰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

臣秋濤謹案唐書作勃達嶺

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

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

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嵌空

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

臣秋濤謹案此卽今阿克蘇北伊犁南之冰嶺

也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

臣秋濤謹案唐書作細葉

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

臣秋濤謹案唐碎葉水在伊麗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爲特穆爾圖淖爾卽熱海也淖爾所受之水有察察爾哈柰和賴布拉克其水分流西北爲吹河行千有餘里入和什泊所謂碎葉川當卽指吹河言之因此泊寒而不凍故稱熱海乃唐岑參熱海行詩云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羣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是因水名熱海而譌傳海水似煮在唐人已不免此誤矣
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

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

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

長千餘里

臣秋濤謹案石國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本漢大宛北鄙之地俞正燮云

藥殺卽羅刹此可爲俄羅斯別名羅刹川中有之證蓋俄羅斯本起於哈薩克西鄙也

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

臣秋濤謹案兩異姓字皆當作黑姓唐書云至

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

能遣使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者入朝

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

臣秋濤謹案此

卽今塔什罕境塔什罕東北與右部哈薩克接東與布魯特接東南與那木干接距喀什噶爾

城一千三百里漢大宛康居交界處其川西頭

唐則石國地也攻掠成俗至今猶然

有城名曰怛羅斯臣秋濤謹案俞正燮以怛羅斯即俄羅斯音轉蓋烏孫自

葱嶺徙居此後又轉徙而西故城名尙仍其舊耳

石國人鎮即天寶十

年高仙芝行軍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

臣秋濤謹案此

所謂西海即裏海

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

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飲蒲萄酒糜酒醋

乳

遼史太宗本紀會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渾烏

孫靺鞨皆來貢

臣秋濤謹案王圻續文獻通考云烏孫遼太祖時嘗來貢今按

史文乃太宗時也王圻說誤

兵衛志遼屬國可紀者五十有

九烏孫

臣秋濤謹案自遼史以後烏孫之名不復見蓋史家紀載皆作阿羅思幹洛絲

等字相沿既久遂無有知其爲烏孫者矣

朔方備乘卷三十

知縣林穗初校
知縣吳壽坤覆校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一

傳一

漢魏北徼諸國傳敘

匈奴

鮮卑

柔然

高車

康居

奄蔡

室韋

地豆于

烏洛侯

堅昆

呼揭

臣秋濤謹案西漢之匈奴東漢魏晉之鮮卑後

魏之柔然其庭幕在喀爾喀而封畛則遠及北海今俄羅斯東偏之錫伯利部地咸爲所兼并

溯沿革者不得略焉至如康居奄蔡之屬地偏
乎西凡俄羅斯地之近西北海者皆其故壤室
韋地豆于之屬地偏乎東凡俄羅斯地之近東
北海者皆其舊部臣詳考各史覈其方隅孳究
始終芟繁撮要以爲之傳至於錫伯之名本出
鮮卑康居之境直抵兀魯辨神兒卽耶蘇之教
考呼得卽呼偈之譌凡有管窺並從箋記非敢
謂考證勝於前人庶可省獮祭之勞云爾

匈奴傳

臣秋濤謹案匈奴盛時北取丁零
堅昆等國併有今俄羅斯錫伯利

部地又按漢書後漢書匈奴傳文盈數
卷難以盡錄今撮舉大要爲此傳云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居
之伊尹四方令有匈奴則亦貢獻于亳矣周末
七國時匈奴與燕趙秦爲邊鄰趙孝成王時使
李牧備匈奴以計破之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
秦始皇使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
河以陰山爲塞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
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匈奴北徙十餘年後冒頓自立爲單于遂東

襲東胡王西擊走月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侵燕代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服從北夷
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單于姓攣提氏其國稱之
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子爲孤塗
單于者廣大之貌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
右大將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
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
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是時漢初
定天下匈奴大攻圍馬邑高帝自將擊之圍於

白登七日後乃結和親之約武帝時衛青出雲
中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所爲塞因河
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之霍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
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
之青復出定襄絕漠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
遂獨與壯騎數百潰西北遁走去病出代二千
餘里左賢王遁去乃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
海而還自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

食地接匈奴以北宣帝時五單于爭立更相攻

伐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爲郅

支骨都侯單于攻呼韓邪破走之郅支遂都單

于庭呼韓邪自款五原塞朝天子於甘泉宮漢

寵以殊禮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

祿塞下郅支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

昆北降丁寧

臣秋濤謹案此以郅支自度不能定匈奴乃引兵西甘延壽陳湯傳

則云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二說皆班氏所載互相歧異未知孰

是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其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西至康居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副都護陳湯議發兵卽康居誅郅支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復入朝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羅邊備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曰臣聞北境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

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
治作宮室爲寇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
于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方少草木多大沙匈
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
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如罷備塞戍卒示以大利不可帝納之初漢給
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及王莽僭號更曰新
匈奴單于章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重以印

文改易釁由是生都護但欽上言匈奴寇擊諸
國莽大怒議十道並出窮追單于北邊騷動天
下耗竭光武帝時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
年旱蝗赤地數千里其從父兄比密遣人奉匈
奴地圖求內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
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於是款
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捍禦北部匈奴始分爲南
北單于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北單于使騎擊
敗之復詔徙居西河美稷明帝永平十六年大

發緣邊兵征匈奴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至南單于上言宜及北庭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併爲一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及南單于衆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二年南單于復大破北部單于輕騎數十遯走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

憲以塞北地空欲結恩北部乃上書請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寶憲被誅五年於除韃自叛還北帝遣任尙追斬之破滅其衆後遂無聞先是朔方以西障塞不修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上言求復障塞乃增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左部勾龍吾斯等背叛寇西河單于本不預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勾龍吾斯等立勾龍王車紐

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
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
儲先在京師漢安元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歸
國建康初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勾龍吾斯送首
洛陽進擊餘黨烏桓七十萬餘口皆降靈帝中
平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十萬餘人反攻
殺單于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立而叛者亦立
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時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
獻之際天下雲擾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

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單于迷虛
其位獻帝興平二年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爲
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曹操以其旣在內地
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
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監督之晉武帝初塞
外匈奴大水寒泥黑難等一萬餘落歸化俱納
之使居河西大康七年又有匈奴種類大小凡
十萬口來降並撫納之惠帝時劉淵最爲強盛
卽曹操所立左部都尉左賢王之孫也

鮮卑傳

臣秋濤謹案鮮卑盛時併有今俄羅斯東境

鮮卑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爲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
中國光武初與烏桓寇抄北邊建武二十一年
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由是內屬和帝永元中
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遁走留
者尙有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其地而有其人
由此漸盛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桓
帝時鮮卑檀石槐者立庭于彈汗山歡仇水上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

歸焉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

千餘里

臣秋濤謹案以方隅里至覈之分其地檀石槐已併有今俄羅斯東境

分其地

爲三部東接扶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

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

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

之魏時步度根立衆稍衰弱不爲寇害軻比能

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推爲大人衆遂強盛

後州刺史王雄遣勇士刺殺軻比能立其弟素

利彌加厥機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其後諸

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宇文更盛

焉臣秋濤謹案鮮卑音轉爲錫伯亦作席北今

黑龍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錫伯部落卽鮮卑遺

民俄羅斯東境稱西伯利部亦作西畢爾亦作

昔白利牙

臣秋濤謹按爾字利字牙字皆語助可有可無

皆卽鮮卑譯

字之異蓋鮮卑檀石槐盛時併有俄羅斯東境

地後其部落北徙苗裔至今猶存紀載闕略賴

稱名未改猶可考也

柔然傳

臣秋濤謹案柔然北侵高車深入其地則抵今俄羅斯東境矣

柔然姓郁久閭氏其始祖曰木骨閭本爲代王
猗盧騎卒遁匿廣漠谿谷之間至其子車鹿會
雄健始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
蟲改其號爲蠕蠕本骨閭六代孫社崙兇狡甚
有權變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北
徙弱洛水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盡爲
社崙所并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北則度
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

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掠羈縻附之於是自
號邱豆代可汗頻擾北邊後魏神䴥二年太武
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震怖挾其族黨焚
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太武緣粟水
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于菟園水去平
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
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前
後歸附三十餘萬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孝明
帝熙平初其主醜奴善用兵西攻高車大破之

盡併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阿那瓌立經十日
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
走歸魏封朔方郡公旣而俟力發婆羅門率衆
討示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
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
迎阿那瓌爲汗婆羅門尋謀叛投噉噉噉三
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始阿那
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迨六鎮繼叛中原雲擾
不復稱臣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爲突厥所

破自殺文宣立其子菴辰爲主置之馬邑州後
背叛文宣親討大破之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
至於亡

高車傳

臣秋濤謹案高車卽丁零本國在匈奴北今俄羅斯義爾古德部地

其西至高昌者部落南徙之故也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
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
同而時有少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
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毗氏異氏奇斤氏其俗

本無都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
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聞無行陣頭別衝
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
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
酪熟肉卽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窮廬前叢坐飲
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旣而將夫黨還
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
震則叫呼射天而奔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
相率集于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

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及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骹戴之首上縈屈髮髻

所交反

而綴之有似軒冕

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劒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于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强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渡弱

水西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于狼山又大破之又自馱髯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呵嶠氏八曰

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
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
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嶮犯
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
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
嚙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犄角
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旣與吐谷渾
路絕姦勢亦阻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
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

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爲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爲高車王肆州刺史死于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卽後魏時之高車國矣

康居傳

臣秋濤謹案康居東境在今哈薩克地其國王夏所居地距卑闐城

九千餘里則直抵今俄羅斯大俄諸部境矣漢書西域傳中有康居傳語多脫誤今依徐松說考正其失故與漢書多有異同云

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近闐池因以爲名

臣秋濤謹

案陳湯傳涉康居雖以卑闐爲治所而其王冬

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

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沒則歸葬

於塔什干城哈薩克本古康居地故其遺俗相

沿有如此者卑闐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

西域都護其城至王冬所治樂越匿地馬行七

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徐松曰蕃內地大約

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臣秋濤謹按徐松以蕃內爲地名故疑漢書本文里數有誤今按蕃內猶言境內烏孫西距康居境五千里康

居卑闕城距其王夏所居境內地九千一百四里以今地理診之東南起哈薩克西北抵俄羅斯之莫斯科窪境皆漢時康居國地明矣奄蔡又在康居西北二千里爲今俄羅斯北境其北臨大澤無涯卽北海無可疑者漢時匈奴北境未能詳考故漢書於奄蔡北海尙作疑詞也近刻瀛環志略乃以奄蔡北臨大澤爲卽裏海其謬甚矣

戶十二萬口六十

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

十里與大月氏同俗

徐松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

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

事匈奴

顧炎武曰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縻同意臣秋濤謹案合康居王冬

夏所居地論之康居全境在匈奴
之西故漢書直云東羈事匈奴
宣帝時匈奴

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

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

徐松曰按匈奴傳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使迎郅支單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郅支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其後都

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

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

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

漢

徐松曰通鑑繫于元延二年胡三省註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令

復遣子入侍焦氏易林貢獻徐松曰通鑑注云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既遣子入侍而又

奉貢也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

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

居故也及其稱臣接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

其質子

徐松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搜諧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按烏孫

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

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通鑑

注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

亦相候伺見便則發

徐松曰三國見有便宜互

略相侵

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

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

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

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

無所省以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徐松曰通鑑注夸者自矜耀

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爲好辭之詐也

徐松曰通鑑注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爲好辭者詐也

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

單于有自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太

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

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

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

苦徐松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

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蘇難與鞬

已入吐火羅境在葱嶺西南故得從南道

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

師古曰罷讀曰疲

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

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康居有小王

五

徐松曰陳湯傳有康居副王抱闐副王殆即小王

一曰蘇難王治蘇

難城

徐松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難城故地有鐵

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西域記羯霜那國周

千四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

谿徑危險既絕人跡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覲貨邏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

六里

徐松曰去康居二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

去陽關

八千二十五里

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同者

蘇離在葱嶺西南入葱嶺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東境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

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徐松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

去陽關正同去都護惟差九里疑有誤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

匿城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

有芍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

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臣秋濤謹按俞正燮以石國爲俄羅斯始起之地卽

此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

百二十五里徐松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爲康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十里去陽

關八千六百四曰罽王治罽城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

喝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謚城卽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

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

關七千五百五十五里

徐松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

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十里疑誤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

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許水之陽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西域記貨利習彌迦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按此在康居東南境去都護

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

徐松

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迦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籛近三百餘里而傳紀都護之數遠于蘇籛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于蘇籛三百三十里即核之罽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轉

近二百里誤尤顯然凡五王屬康居康居國至晉武帝泰

始中遣使獻善馬後魏太武帝大延中遣使朝

貢其國又稱者舌至隋時謂之康國都於薩寶

水上阿祿廼城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

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

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

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

臣秋濤謹案此事見杜佑

通典引韋節西番記詳其所言卽天主教每七日禮拜耶蘇之事天兒卽耶蘇也據此知康居舊壤久已信奉耶蘇惟今天主教禮拜不必限於七月蓋異教之俗亦隨時改易難以概論也

奄蔡傳

臣秋濤謹案奄蔡卽今俄羅斯西偏之北近白海地

奄蔡一曰闐蘇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於康居臨大澤無涯蓋卽北海也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至後漢時改名阿蘭那國

臣秋濤謹案一作阿蘭聊未知孰是

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

沙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名忽倪傳國已三代矣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室韋傳

臣秋濤謹案南室韋當在車臣汗東黑龍江北境其北室韋則當在

外興安嶺之北鉢室韋大室韋皆今俄羅斯國錫伯利部地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

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

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

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埏統領之蓋契丹

之類也其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

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暖水蓋犢子山其山周迴三

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土地卑溼至夏則移向西貸勃

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
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
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
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籬條爲室如
突厥毯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楫或有以皮爲
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水爲室
以籬條覆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氣
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
言語與韃靼同婚姻之家二家相許壻輒盜婦

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
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
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自南室韋北行
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
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出居穴中牛畜
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冰投水中而網射
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
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
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

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
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
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
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
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唐時所聞有九
部焉屢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
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萬室韋達末
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
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地豆于傳

臣秋濤謹案一作地豆于未詳孰是此地當與俄羅斯相近

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洛侯傳

臣秋濤謹案通典洛作落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曰烏洛

侯卽俄羅斯也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溼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

爲之

臣秋濤謹案莫弗者頭目之名

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

人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

射樂有胡空侯本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

貌水

臣秋濤謹案北史作完水

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

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

武帝太平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

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

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

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其後至唐

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

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

風俗與靺鞨同

臣秋濤謹案此烏丸乃別一小國非漢魏時烏桓也詳見舊唐

書室
韋傳

堅昆呼偁傳

堅昆在今俄羅斯境額爾齊斯河下游東去單

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呼偁國在堅昆

東蓋卽今俄羅斯揭的河地二國皆漢時匈奴

鄰國後爲郅支單于所兼併

臣秋濤謹案通典曰堅昆魏時聞焉

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按通典所記道里與漢書密合呼得卽漢呼偁也是此三國皆漢時舊國非至魏時始聞乃杜佑誤分丁令爲二遂並堅昆呼得列入西方蓋千慮之一失今附正其誤於此云

朔方備乘卷三十一

知縣林穗初校
知縣吳壽坤覆校